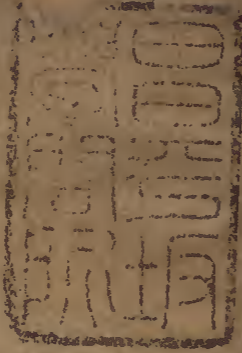


唐宋叢書

陸幾雜誌

石林四筆

巖下放言  
玉澗雜書  
避暑錄話  
石林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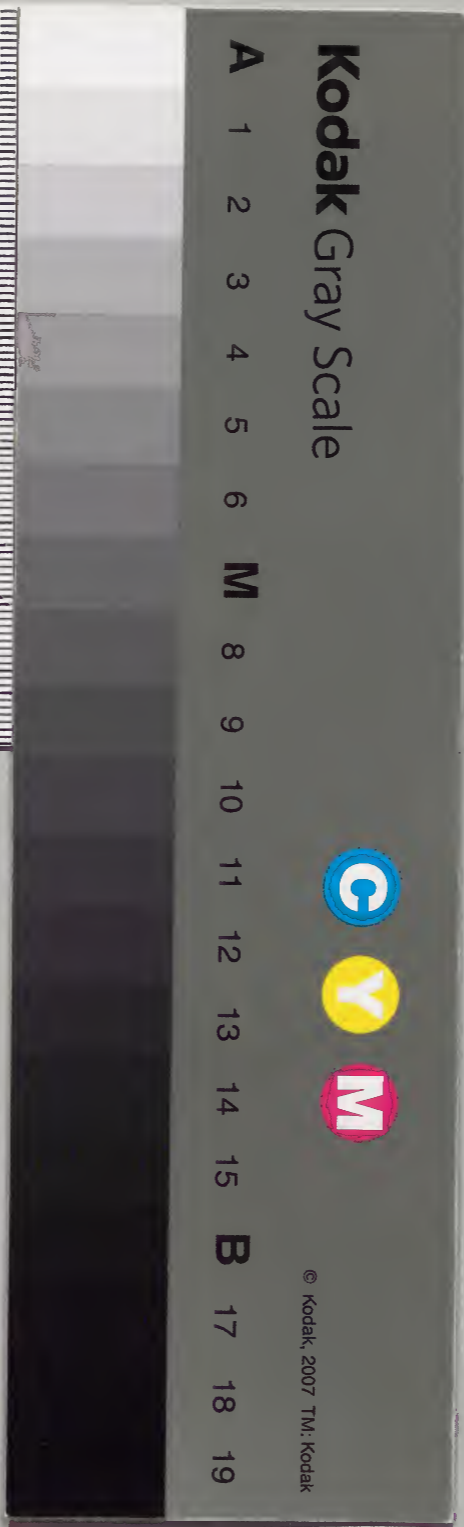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函	三六四號
架	五文冊

王氏談錄

三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34)
函號	371 3





石林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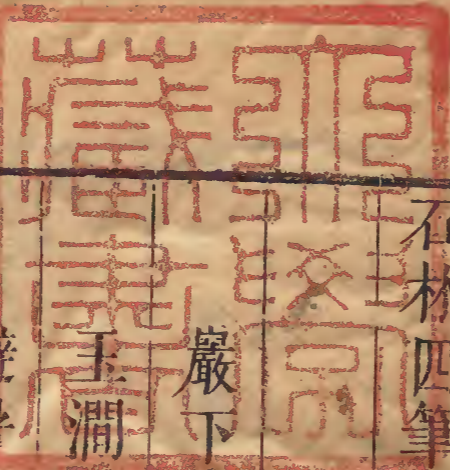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巖下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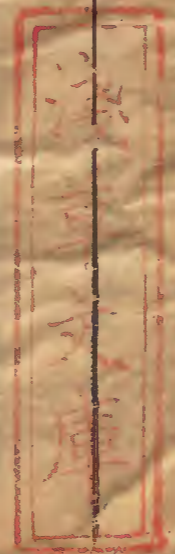
宋葉夢得

宋葉夢得

石林四筆



宋葉夢得



石林燕語

巖下放言

宋 葉夢得

字釋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備假  
 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  
 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無死二義而後  
 人必妄分別爾雅訓釋最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  
 其間多是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為正余意此但漢  
 人所作爾

楊雄好奇

楊雄能識字親作訓纂不復見而方言尚存亦不爲無意矣然太玄書用其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邪抑雄自爲之也有據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爲一字乃與其以太玄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已乃好奇之甚者而弗悟也

卒語之辭

楚辭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縛阿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旣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旣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悞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斛石之辨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醱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醱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麩言斛石麵亦未必正爲麥百二

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碓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嘗之有以妍爲醜以醜爲妍以美爲惡以惡爲美惟其所稱此亦學道者之一警也

### 晉古冢碑法

華人發古冢得碑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大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闔字道舒妻活晉潯陽太守鷹楊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

關之妻栢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它物。惟得銅銚一。三足螭柄。面濶四寸餘。深半之。製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余適得之。云。上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漢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觀之。殆朝暮爾。今吾復居於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復誰亦可以一笑也。

### 論種竹

山中石竹數千竿。皆余累歲手植。初但得數十竿耳。一旦觀之。旣久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嘗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荆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使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爲用。不如瘦瘠地。磽確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旣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種竹。初未嘗得真竹。

微份余不聞君子哉若人

與僧論合

常上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難陀  
龍無耳而聽曉伽神女非鼻聞香驗梵鉢提無舌知  
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爲復在根塵  
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  
旣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  
之不見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義人  
生十二時要須常體合此一段事勿令冷地有人看

冥報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押轉運使  
主之其屬有季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  
牕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克  
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  
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  
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比非我蓋韓溶忽有吏  
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押運亦

不免既而冥官所握文字風動其紙尾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哭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徑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才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郟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榜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人必有兆會相符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

孫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 殺降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洎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興時度玉師必不能及乃與其黨蒙翰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取討



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爲摺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翰挾其首領數十  
人偕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  
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剗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  
問而成圖云

巴家富詩

李黨學卿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亦安之嘗戲  
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  
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用

掛銀鈎。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妻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  
一絕云碧紗窻下啓槭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  
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來歲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旣得舉貧干索旁郡  
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俱引保後時窮日夜以  
行至劔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山川過者

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  
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  
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然後有俎  
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西山皆  
岳瀆貴神也既席賓主勸酌如世人二子大惧已無  
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人曰帝命吾儕作  
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  
諸神皆一韻且各刪韻刪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  
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

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  
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  
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  
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至御試二子坐東西  
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合東廊者下筆思  
廟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鬻過西廊問之西廊  
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  
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疑曰  
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但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

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與也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玉澗襟書

宋 葉夢得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爲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

而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及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愆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進一闕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

陶通明旣隱茅山自號華陽隱君復遍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今日之事乎通明仕齊本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而去自淵明以來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不至然猶援引圖讖合爲梁瑞以獻或者譏之吾謂通明本自曉曆數符讖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苑英華載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事本傳不記吾山朱氏子作小閣於石橋之下與西山相面景物極幽遠一日

往過之朱求閣名因爲談通明本末遂以怡雲名之  
云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  
爲樂吾玉澗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  
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  
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  
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作題  
目李元禮曰謾謾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玉  
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

微自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  
王微風度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  
擬山居常患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  
二人相去不遠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  
筴竹斤竹哺鷄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畧備而筴筍最  
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四月  
初一日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亟取供庖而園人  
斲之甚請留以候再出問其故曰筍惟初出者盡成

竹次出者多爲虫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瓜  
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  
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爲脫畧無所繫然有時而  
還則娛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  
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  
此竹吾所已有但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  
遠也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  
頃着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  
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  
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  
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  
蓋欲自出奇後遂爲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  
善押強韻以此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  
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  
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  
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

陰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  
卧遇涼風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  
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  
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備書於手初不自知爲  
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誰無三間屋夏月飽  
睡讀書藉木蔭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  
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  
今歲關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  
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跂足而卧殆未覺有暑氣不知  
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阮瞻對王衍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  
將乃晉人發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遐齡具謝靈  
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  
孔老莊本自無異故亦不同

陶隱居掛朝服神虎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  
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唐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坐詔獄  
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陶見齊祚將

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卽謬言予往官鳳翔見壁間王  
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潯南村却將  
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  
也舒信道諸人得知果大咲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  
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後嘗再用云歸來趣別  
陶弘景看掛衣冠神虎門

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澗集不時亦不足貴此  
山左右兩大澗又自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  
大夫瑩前去復折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

之西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  
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會於石橋之下合  
流西出卽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冬春  
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渴而二泉獨  
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束澗流跨橋其上  
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日旣雨踰旬始霽與  
客往過之衆流參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激坐  
語幾不相聞客有嘗至廬山三峽橋者以爲絕似但  
差小耳明日夜月出復再往風景清澗天無片雲複



流叢竹交翳月光與竹颭鑠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分乃歸吾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吾嘗謂此非松好飲蓋自爲計耳方曹操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飲安能使操不疑此不唯松爲身謀亦所以防紹子弟使不暇爲他圖也今人頗傳此故事遂爲酒真能逃暑者云方暑正晝極飲輒涼殊不可解不過醉而沉惑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爲適世多言貴賤唯居寒有間所以禦之有異至暑雖至貴無以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觸焚趨事負擔徒行賤者之常未必爲甚苦而王公大人高居深屋交扇環繞每以爲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焚歐陽文忠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公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爲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弟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廈

旦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顛挾扇持三尺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而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當茗雪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卿亟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度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彥平尚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爲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潼乳持以飲我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起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爲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而有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  
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  
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  
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潘岳閑居賦之類實未  
嘗自爲之也旣從荀彧舉得尚書郎輒不復辭則前  
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  
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說  
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尤非所言  
退不能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世  
故爾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  
恐未必能逃禍正平之禍當時謂之狂生信有以取  
之范曄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槩以爲高世遠  
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旣得於清曠雖文饒猶  
然人固亦易欺耶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  
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旣醉  
無所覺因剝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裂  
漚洗除去疾穢旣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剗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旣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號庶子之論以爲治病不以湯液醴酒洒鑱石橋引而割皮解肌扶廼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

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二字耳

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遜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余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鴉接翅歸暮鵲搖蘇上乃亦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間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吾未見佳處之間詩過此者自多何至此耶又別史載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平生詩句有一一雀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雀聲在否曰此句知見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猶可恕矣蓋唐以前有此例也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三更遂洞澈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得極所欲爲至矣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此月乎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

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  
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  
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敦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爲中  
秋不知有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  
庭翠峯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  
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說向  
誰固自己已津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爲無  
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人可說而不可說可

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奈靜聊復造此一重公案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  
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又爲  
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  
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  
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  
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  
疾益消心身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  
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爲神名

王淵神書  
日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  
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  
慧爲宗觀七篇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  
欲修道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端  
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卽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  
冥心俱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定心  
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  
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  
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而慧生此真慧也此言與

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裡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峯  
蓋智者所居疑其源流有自初潘師正授陶隱君正  
一法於王知遠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薩  
復生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  
汾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爲風飄到  
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  
赤城此良師也而子微臨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峯東  
望蓬萊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  
俄頃解化李綽又言子微貌類陶通明明帝以爲

通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曰  
雲雀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爲其車曰白雲  
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近恠史臣所難書然  
其傳必亦有據

牂牁本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躒伐  
夜卽躒至牂牁繫船於且蘭旣克夜卽會秦奪楚黔  
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主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  
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略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  
於峴山斫牂牁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  
隍數畝傳云陶公牂牁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  
人絕無知者但云是郡名耳



宋 葉夢得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  
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  
千餘朵插百許盆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  
花傳客以衣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  
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於此堂去幾月  
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

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爲稚節可專車是也寺  
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近年  
幾四十餘年念之猶在目今餘小池植蓮雖不多來  
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脩此故事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  
吾境不可勝計今發買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  
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  
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  
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

法則凡因災餓死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  
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弃而不育則父之恩已絕若  
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印  
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  
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  
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  
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  
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爲誤用

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汪洋舍人云漢書高祖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註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讀史者亦不可不詳也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常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當時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印弃

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曰櫻桃一藍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用周贄壓我兒也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祿山耳因讀祿山事跡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旣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岩洞有岩出寺西北隅

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復幽邃有虎趾鹿  
跑二泉畧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最奇蓋何山  
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踐破獨  
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灘在桐廬二十餘里兩山聳起  
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龍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  
初至爲入瀧旣盡爲出瀧本音閩江反犇湍急以爲  
若龍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  
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  
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  
釣臺又各在顛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畧如臺  
上平安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邵文居天柱峯在餘杭  
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  
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西教州之間其四吾皆熟遊  
而洞霄宮距吳山凡三百里吾知官事三十年獨未  
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  
認顏禔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  
寧末宋安國嘗爲郎成都人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常

遊學錄言  
建言移省事上章擊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關  
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咲之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  
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貢子  
婦產四日瘕癰戴眼角弓反張任以爲瘕病與大豆  
柴胡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娩猶在蓐中  
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  
強拘之不直適記此方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  
醫未至連進幾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

豆柴胡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  
毒往往至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  
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其方自見本  
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  
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  
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  
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

謂大夏龍雀者也烏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  
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人有獲玉印遺之者其  
文曰周亞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存於今也或疑  
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  
亞俗侯而漢書作惡俗是也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  
侯名遂作惡父之亞者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  
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有以惡名者安  
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  
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志高反圍城卒陷  
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  
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  
以五行傳推之以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  
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  
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而火作蓋幾邕  
州之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開學於支兼爲支帛道

猷本姓馬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信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尸請皆姓釋氏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示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名廢矣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圖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卽圃采瓜者或諱爲擗瓜圃而疑者議元禎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其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也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禹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色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

正楚人之詞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僚  
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  
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  
猶言蟠冢桐栢也今不言水而直曰蟠冢桐栢可乎  
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  
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爲名則以  
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流水復流至濟而始見流亦  
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流故亦謂之流水乃知經  
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  
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  
爲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  
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  
水爲名余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  
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矣卽今自分爲  
縣水出桐廬號欽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  
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江然後  
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於錢塘江爲浙江始



見於秦紀而衢婆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屆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

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覓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婦人以姬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之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

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陵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講今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甚貧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咲未嘗見其怒一日遇午未飯妻使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手樂君袒而走什於舍下群而環咲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饋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遍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誦不絕躡其後听之則延篤之書也群兒或竊効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為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訟于公又寄故人云夜

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今老  
書生未有其比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犇避伏匿  
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褓負嬰兒啼聲聞於外  
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  
語者率弃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  
忍蓋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爲縣毬隨兒大小爲之縛  
之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木  
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而口中有物食之自不能  
作聲而縣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  
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  
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  
人者許幹譽爲余道之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石林燕語

宋 葉夢得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  
 筴人取以占已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  
 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  
 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已哉晏元憲  
 為留守題廟中之所謂庚庚大橫兆警効如有聞蓋  
 記是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

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照爲制肅  
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卽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  
詔金馬門者也旣云凡王宮卽是諸王矣伏儼引蔡  
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王后父名故曰省中不  
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帝之下書一曰策書二  
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  
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待制于  
武德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于肅代以後也皇朝置  
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制  
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  
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  
上仙章子厚爲謚議于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  
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  
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云始仍當作始循詔云始  
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謚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考曰廟

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廟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稱臣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耐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沿襲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云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然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下則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績稱竟陵皇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自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

漢梁王立自言宮殿之裏毫厘過失無不暴陳又黃霸傳云爲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古者

屋之高麗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引靈光殿例以廳事爲崇光殿齋爲宣德殿則雖曰宮而有以殿爲擬也梁武陵王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內廡又丘靈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爲臨淵殿也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王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故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叅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時天一地一真符君綦民綦臣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吾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乙宮自此始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則祕閣世傳爲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深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解爲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爲下矣淳化官帖黃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石刻也魯直云元祐中賢宅從禁院中借板墨百本閣遺官僚此云徐王府取閣本刻于木板豈各自一事耶

續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書省以祕閣所藏墨跡未經太祖宗廟纂刻者刊于后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內藏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厘爲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命劉壽別爲續法帖十卷也太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著此名唐人謂鹵楯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道捍蔽



其先後皆著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丞建康  
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  
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  
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  
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紀宋宣獻公所修當以簿  
爲簿籍之簿則記云簿不應更言紀

王僧孺幼貧母攜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逐墮  
溝中又蕭誕爲建康令與朱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  
卒左丞沈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從請  
免誕等官此書所云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  
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帝以宜都郡王鎮江陵司  
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與諮議王華相遇華  
佯若不知謂左右曰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  
立于道側及邵至乃驚又顏延之常乘羸牛逢其子  
俊鹵簿卽屏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之厠中有  
陳顯達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羸小又虞棕朱衣乘  
車鹵簿至于宣揚門外入馬行內驅逐人又呂僧珍  
常導從鹵簿爲南兗州刺史娣適于氏往市中小屋

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又朱异引其鹵簿自宅至城异自在衛率領至領軍四馬並驅鹵簿代未有又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則南朝人臣而用鹵簿非特前兩事而已按唐制皇太子太子非親王文武職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并長安縣令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王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具儀注其王公以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敕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內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如此舊論嚴以故中官麥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溫公皆爭之以其非常典也史記黔布縛常爲軍絳索隱云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如簿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簿鹵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

臣僚上殿劄子未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曰

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進士官盡然後趨出于內廊待進止至酉時于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為定式若爾自當為取聖旨蓋沿襲唐制而不悟也高宗永淳元年待制郭舉岑長情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冰等在內廊候進止時為北門學士又肅宗即位明皇令陳希範等皆先取皇帝進止仍正朕知唐人將疏初云奏送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末云服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辭非專為待對官設也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書別無兩行蓋以上為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書于上簽書亦然蓋以下而不別行唐詔敕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古人告身類如此國朝雖軍門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

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是自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官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擾問人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器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朝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先帝當作神宗

隣幾雜誌

宋 臨川江休復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所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叅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

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苦否莫有孝悌否之類

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療爾

都下弄蝸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蝸食

馬血尤毒已亥歲中屢有蝘死者

毒虺斷首猶能聽以噬人

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撩頭牒章節公判審官院張觀為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為翰林學士辨之張

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縉雲山寺中宿者僧為具饌羞鱉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即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味特異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為鬼物來請講欣然

從命昇行數十里寘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跌坐汝輩  
勿哭驚吾旣而果然家人驚貌財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殮畢他婢欲竊  
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  
當有重喪俄而嬪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  
云自有按樂器國家議忝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  
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  
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  
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  
京尹潘奉慈劉李楊李升祔今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成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  
面有蟲聲如際謂之蟲乃是魚也荅云不妨我亦食

此蟲也

陽矣 雜言 三  
原父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  
卮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汚曰皓

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  
將卒忽言翁溲留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溲景芬大  
駭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二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  
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謫作賤貴足脛皆生長毛  
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計白執政時政起居注皆並不載元  
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跡以備載  
錄龐洎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國惡不  
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



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上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術

吳冲卿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嚼巴豆如

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盃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

藥片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於純食巴豆此

亦習噉葛之類

曹操嘗嚼葛

掌老太卿判太僕供祿享大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爲太牢

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鑿王尚書舉正知雜吳

薦爲祕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山林

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稷例輒行于是汝

州孔叡除直講楊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

當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言

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歿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

寵祿光大日榮動不

成各日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白猶且稱冤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辨博莊生大儒之盜也

藥方一夫兩卽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三卷楊法望之當官免私家上曆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磨麪

曾支腳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綰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墻頭夏僭使人上歎樞府不得

人於是王黻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廊大卿呼邵興宗作

元宗

裕亨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

陳彭年所建

禮特體貴賤以爲俎實肩髀膊骼穀左右前後賓  
主有儀今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并州見蕃俗頗存  
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頂馱骨又說婦人不  
服寬袴與襜製旋裘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  
於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

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  
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  
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  
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  
婦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  
聞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俄除  
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  
耶  
子容說周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展也近  
代宗室南向祔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於戶  
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主簿說慶善宮有唐碣爲民藏窖蓋民恐  
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  
昌廢寺猶遭毀圻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  
碑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川樂懸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  
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龍壇  
予奉勅於五龍廟謝晴廟廊竝頽毀寓宿殿東道士  
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八旗于背載以舉狀  
四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  
是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  
如此矣

陵知祭言  
裕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乘圭露腕助祭諸臣見  
上恭虔褻手執笏者惕然皆植廟主帝用白帔后用  
青帔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跌薦以重禱置主於其  
上  
塵俗呼野人爲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  
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旣撒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  
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  
於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口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  
庾夷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龐相令制後舍人白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史部  
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闕也荅云遭  
此霖雨今後轉更踈闊也王曰何故荅云值這短略  
蓋誣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入至佛殿東  
素无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

漢書雜言  
幸慈孝集禧宜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在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祕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棄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檀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虜伴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戎使亦不

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彞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  
每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我  
使立階下然後前挹登階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  
奈何遂却如舊例  
王景彞判三班院云某笏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  
差殿中丞蘇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  
並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荅云雖是某鄉中  
物偶不賣來又云某篋中恐有試搜之獲弓家人納  
楮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庸而自專私與虜使  
云太后言兩朝歡好傳云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  
遣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荅云皇  
太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于  
是以手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陳相伴虜使問隨行儀鑿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  
云隋大業中鑿集于供帳庫屋  
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待文思索或

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翰爲  
玉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述右丞  
裕享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資用度  
時一郊費六百萬今千餘萬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十五卷詩百十八首多是湖州  
宴會聯句書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  
讒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

守輟夫柳渾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十  
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紕匡復之師於武  
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勞曰  
銘賦音律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  
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鷄店今作驪字

予奉使迂賀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  
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羗人旄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鱸以



荐酸漿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者由翰林  
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也  
大使明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峨嵋雪蛆大治內熱

己亥曆曰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  
日夜纔昏月蝕戎使言竊謂已望時修唐書問劉希  
叟云見用楚衍歷差一日宜明曆十一月當小盡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赫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家刺權門事  
謂之小火下程荅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頭

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爲寵嬖三夫人作水陸道  
場羸州唐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賓位焚香  
拜跪不勝其勞

北虜水實羊腸文州羗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  
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  
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馳鹿重三  
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

如中湯火着人皮膚成紫炮又云韃靼界上獵園中獲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身國即挹婁之地高麗新羅今是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胡武平內翰丁母憂前一歲常州宅中海棠開白花余妹夫王伯先為金壇縣令尉胡賓說

已亥秋穎壽民小不稔羣盜劫木穎上令捕得因遣之緣是益熾漕司劾令止嚴其禁

橄欖木并花如檮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

余奉勅五龍廟謝晴司天監擇日供神位板太僕供羊司農供豬栗黃白益饌油肫脂菲菁葱明油大府供幣帛濕香少府供蠟燭將作供神位水火光祿供禮料蓮子雞頭胡桃乾棗饌鹽笋笋乾魚玉鮫鹿脯薑椒橘鼓魚兔鹿羊醢餻醕酒柴炭將作所供疊洗水香餅爾



梅二聖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人有何水部

其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

平鷓鴣 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

張唐公 璉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禮儀事再疏乞毀濕

成后廟皆不降出

齊廊公開大卿曾為三司檢法時李士衡克使章得

象泊黃宗且為判官公暇省中棊飲談謔每值雪大

畢命僚屬酒炙相樂李諮為使置酒設藥梅而已今

都無此例

濰守解賓王恕登州交代胡俛許其代官出於許原

許原今郡北十餘里世稱同州坊亦云許坊今為民

田而無村矣

洛陽北有山泉即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即太乙之

祠俗號為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為

清淵侯失於檢詳地志致此謬

丁晉公調曹馬為聖人夏英公嘗美李林甫之為相

梁書儒林傳伏曼客聽事施高坐有賓客輒升高坐

為講說今私家无畜此者

李宗諤諫議松相孫其父匿於李助家免難於李愚  
侯趨州三房蘇爲郎中逢吉相孫其父藏李沆相家  
免禍

上坡任長安倅卷一樂籍爲內所制則自求死家人  
懼而從之後爲陝漕竟畱於家潔白而陋日曰聖獸  
頭

歷表瀑作號叫之號

二月三日疏決罪人開封府罪人宿車院中夜車上  
有人伏其中執而毆之至死有司以爲大辟論二  
決髻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爲大辟當爲流耳再  
奏云上交云決髻杖二十諸公下殿方悟聖斷之精  
審蓋此爲情可矜則當上請因降爲流今經疏決則  
流下降爲杖矣

祕書監馬懷素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  
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祕閣詳錄四部

韋述勤成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錢君倚云漢書律曆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  
王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

之字監本之悞也

楊旼待制云經筵讀後漢書官冗亂政事多爲前侍讀削去如何進傳都無誅內官事如孔融符融傳但記孔老通家之舊談辭如雲等諂樂道輩將舊藁刪去之復采關治道者以備進讀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龕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旼贖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無所聞翻歎賞之以爲知音之妙施正且說此

王達知越州修城卒恭民至發墓輓錢公輔作倅視輓文有永和年號亦有孝子姓名者先墓無主枯骨尋亦見掘矣

京師神巫張氏燈炬燒指針療諸疾多効于用針者范景仁說其兄忽被神崇飲水併食糞梔召巫者視之旣退欲邀厚貨偃蹇不應命巫之神輒附兄之婢子云使彼救人苦却貪財利不來索香火如巫所祭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縣日奉行赦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

人其間一人可采姓童爲人典主庫謂之判子家中  
養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事家業屢負人  
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  
以註誤之過爲後宰所咎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遇之  
每有堤塘橋道之役令花募閭里修築不勞而成  
故事狀元及第到任一年卽召試充館職自蔡文忠  
始造文字得試

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牀則拱  
立不講以此奭每讀書則體貌端莊

宋賈二相布衣時同詣宋三命云二公俱當作相更  
相陶鑄宋發卽不同賈雖差遲向後宋却相趣爾宋  
狀元及第知制誥賈在經筵舍人院試出身宋人叅  
大政賈試舍人宋命隔幕聞宋語二相道及前事自  
後宋罷爲散坡自楊徙鄆賈旣入叅一旦有內降劄  
子啓封則宋庠吳育可叅知政事賈手寫奏狀且喜  
前言之驗賈今爲僕射侍中宋吏部尚書樞密使同  
平章事韓欽聖好陰陽見二公說

聖節道場建起十三日樞府學士以下皆赴十四日

中書會獨舍人與大卿監遙上下不過七八人  
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國朝諸祠牲牢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廟溫成  
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謂其分  
張之微謂之迎猫也張瓌爲禮官議錢惟演謚文墨  
錢氏諸子縑經邀執政訴其事石中立指其勿者以  
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諸錢數張二親在堂十年入  
舍之語

介甫云輔嗣忠象謂馬者必顯之物欽聖云咸感之  
義自晦而上至心則謂正吉悔亡

紂作炮烙之刑陳叔云韓詩作烙漢書作烙

吳冲卿云莊子姑射今人盡讀作擇音義惟有夜射

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華六篇有聲无詩故云笙不云歌也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河則  
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今之河朔處  
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兗州界在今河陽非禹

貢舊境也

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正音與上名相近也  
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尔孫文  
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說文始慙已說未博

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并請邵不疑同上  
殿以備顧問无何上問古文如何邵不疑對古文大  
篆于六體義訓不通今人之淺學遂于一字之中偏  
必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問林氏小說必云亦  
有長義然亦有好怪處上一一問之對云許慎說文  
歸字從惟從士從帚從惟爲聲林氏云從追于聲爲  
近此長于許矣許氏哭從哭從獄省文林乃云家犬  
孽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  
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李白詩君不見襄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  
李縉叔云又催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  
海作對非齷齪人也

敬字左紀力反右普木反避廟諱改姓者爲苟且之



荀文章之文誤矣今雍相足也

邯鄲公周陵詩纔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

祚天成詩語

王左丞濟州詩汶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

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

東阿覆釜村名

司馬君實謂禮奏假无言爲是湯孫奏假爲證予以

假无言爲是據傳晏子和與同異引此詩假无

言爲證矣

齊桓公以燕公迭出境乃割地予燕然專割地之罪

重于出境矣欲稱桓公之善反毀之也

張樞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之介

甫云瑤字當作珧柱卽蛤蜊柱卽韓文公所謂馬

甲柱也二物無海腥氣鮫魚今之牡蠣是王莽食鮫

魚當乾省爾褚彥回傳自淮屬北海江南無鮫魚有

鮑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不以頭數之又讀如鮑非

亂臭者也

胡公謹云登州成內出鮫魚俗云决明可乾食

司馬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二文謂六藝之文

械樸詩云遐不作人毛遠不爲人鄭初作人於義未安左氏栾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詩杜預云作厠也言文正能用善人合於能官人矣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白馬寺後有李穀蘇禹注李流等十宰相墓

退傅相公光化軍人少時薄遊武當村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帝呪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傅孫壻呂誨太博云

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貞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疑自梁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左馮龍興寺殿陌氏所構至和二年重瓦栢椽大徑尺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樹法官引盜旁人得捕或以濊之於登不得爲旁又條有悞傷傍人謂在旁則判審刑錢象先得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盜

將勒停賓王落職知建昌軍

吳春卿墓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纔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栢團以遮之卽下土築不用甓甃吳氏墓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村人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磚壆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學士與高繼方同事賀北虜正旦於幽州亦教中國排仗法服官駕

步記曆書云稊鳩先溲龐相云見夏英公文字中用溲作陂澤之溲余見宋子京謝長安有寶貝行搜奇物者畢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太平興國中貝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蘇倅言綿州二歲斷大辟一人鳳翔半年斷二十餘人

權文公不避諱論子舉謨事

劉師顏視月占早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

風月如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調雨沾是爲爛雨

蒲城縣胡珣神道碑韓文公撰胡証書在尉廡友瀟  
近置夫子廟訪墳不獲矣

趙龍圖師民自耀過同說殺禰城有殺禰廟疑殺禰  
亦是一兵械其秦禱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畱一篇夏英公詩  
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太  
笑何須收淚濕青衫

趙師民罷華原過左馮同登排雲樓指中條山北所  
謂襄山楊榮賦勿華蹈衰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  
襄馳介問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

薛休比部待闕蒲中出協律郎蕭悅畫竹兩軸乃樂  
天作詩者薛蓄畫頗多此兩畫尤佳也

昭應溫泉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无事人不知貞觀  
用功深

安郎侍郎云趙安王客長安購唐太宗骨葬昭陵下  
一豪姓臚骨比求得甚艱

吳宜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職改大資政  
尚書左丞呼大資不呼左丞府寮識體者門狀上添  
政字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  
多用於所長有旨哉

溫仲舒判開封府一進士早出探榜其妻續有人報  
其父母船至水門亟僦驢往省之至東門爲醉人毆  
擊僦驢者又懼證左畱滯潛遁去府中以醉人亦有  
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夫自外歸亦落第而  
泣兩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詣所司訴寃不聽於

州橋夫妻投河溺歟

天漢橋俗呼爲州橋

真宗聞之怒知府已

下悉罷去吳春卿云小刑責亦不可不慎也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裏外悉府尹主之  
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  
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長安有寶貨行有購得名玉魚者亦名玉梁似今所  
佩魚袋有玉者銅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瑪瑙者府中  
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侏比部慶成軍觀太寧

官醮見禮服劔室貫緇者形正相似  
梅摯陳洎劉湜假少常使虜後俱作省造北使宴閣  
門從之筵坐朶殿梅等以假官有升無降故事副綴  
兩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閣門副使張得一奏嫌坐位  
任不赴坐遂貶蘇盧袞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誣矣  
張得一自閣門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列王貂作  
樞吳龐爲副以曹李中宮外舍之親張未服云公朝  
豈私親耶吳云閣副侍中子若孫恩澤差別疏親又  
差降豈非用親耶意小絀又引非親例王云此邊任  
張左請邊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  
目州宣古候代到赴請河又請不候代至貝王日王  
則據扶判張伏法京師  
夏守恩太尉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夏  
旣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侯獨不  
受又章獻上仙內臣請坐甲王獨以謂不當爾與國  
寺東大樞貂張耆相宅近須兵防衛不與以此數事  
擢爲樞密副使

呂文靖說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

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題簾外草寇萊公雷州制既  
畢覽之不懌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呂遜謝再三  
乞化筆增損遂注兩聯云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緣此震驚遂至沉極  
曹貂利用將赴漢東入內供奉官楊懷敏盡逐其左  
右且將上馬坐驛廳死人至使數輩立屏後時引首  
來窺則揮手令去曹夙懷憂懼都此疑將就刑楊又  
徐進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閉室自經  
天聖中後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時有論  
奏近歲陳龐作相案前摺笏讀姓名與百執無別縛  
勝關舊山山林染饒雪霜今墾闢爲稼土氣候與舊  
不同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野花无主傍行人  
李程畫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冲卿云寺僧不好  
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畫如此李程在裏李  
程子廓徒父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云  
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脚跟  
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以爲冷  
熱相激所致

川峽呼梢王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歌聲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得名舊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連名  
府史婦女表衆皆稱臣妾非也

韓文公鄭詹碑文自號白雲翁令狐楚白雲表奏取  
使府為名耳

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楊雄賦殊非南  
史徐勉傳屬續方畢灰釘已具

楊文公讀閣讀書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

鯨波息登山豹霧消為時激賞司馬法有虞城憾於

中國唐韻飾也司馬法夏執玄戈殷執白矛周左杖黃鉞

也

教坊伶人嘲釣客直樂云釣客擊杖鼓百面如一教  
坊不如他齊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謂婉而絞

漢三輔縣谷今醒泉重泉秦先池陽三厚秦驪邑漢新豐

武后慶山天寶改為新豐謂平陵槐里茂陵興頻陽

美原殺羽華原同官蓮勺在下邦東

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宮



不得差擾俄自沉一舟衆頗怪之

長安王瀆任度支員外郎卒妻高氏節度使瓊第九女前妻子經不孝供養殊闕瀆卒後十餘年經二子皆成立相繼卒亦喪明始首悔前咎克已反善云皆水丘婦并兄弟教經如此早夜策杖不廢定省上之不輟卒後水丘婦病癱其兄弟俱卒水丘氏遂絕

无逸作屯田員外郎

人謂神理不可誣矣

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者老云每風雨起鹽結須以杵翻轉令風吹則堅實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卒

虛軟吳左丞春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鹽令鋪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刑經私鹽則刑重患爲鋪戶所欺於庭下各取數帑裹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鋪戶作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后絕欺弊始漸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鹵水瀉爲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焰灰染其色以効官鹽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矣曹佾太尉長秋母弟張貂耆之坦牀始成婚費裝甚盛請衣帳者增二十縑三月後盡歛持去訊之云本

房臥製未辨此皆假借來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  
吳太資與曹宣猷同館伴話及此

錢明逸知間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  
尺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風俗將為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為女氏所告  
依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為太甚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令十七  
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繼弟作詩嘲之河分崗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言語犯

師兄

陝府昭宗御詩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河中逍遙  
樓與大宗詩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氣象不侔矣

王重盈陝府構寺摹巧工圖壁悉沉于河今建初院  
六祖等人多模寫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  
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龔公稱重之楊文

公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必徑出他所亦然幾類爰晁

故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  
真廟傳宣令作詩遷延不送

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螵蛸于筆格上巨撲緣  
者無數檢月令視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  
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  
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入中立在坐云只消  
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上再  
三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臣耐問  
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糞粉矣真  
宗欣然嘉納

丁晉公在崖州方奕碁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聞有  
中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耳使  
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日居  
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李兵部作陝西轉運使嘗至一州軍伶白語但某

陝西雜記  
叨居兵部謬忝前行李大怒呂文靖相判許田柳灝  
作漕府宴優人云尔是防城舉人有何文學柳卽泣  
訴相坐此必宜真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獄  
鞫問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  
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紗帽  
御帽例用京紗未嘗改易也

朱子京說許相公序開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機地展  
盡江湖極目天

長安北禪寺笋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至不擇地  
路旁花自開刊之

李丕緒少卿說師頡作永興重進果客時府前有十  
餘堵大墻蔽荒隙軍府蕭條寂無民事因搜訪碑碣

凡打三千餘木姜遵知府日內臣曾繼華來造塔遵  
希明肅旨近城碑碣盡輦充塔基繼華歿於塔人所

謂之鬼誅也

紫閣山老僧文聰說晏相來遊山獼猴萬數徧滿山

谷僧言未嘗如此多也晏詩尋添獼猴之句  
鳳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據使  
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赭袍龍鳳扇民獻善田令薄  
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  
西土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丐于市  
岐府使齋前有百葉桃穀雨十日後結實大如拳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側梁祖愛禪  
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視其冠服全  
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死不愧怍

安轡初唐教坊優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意將戮之遂  
逃遁經年復來茂正云无容身處還却來那時茂正  
燔長安絕還都之望答云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  
桴炭足過一生豈无容身地耶

儀州唐神策義寧軍置使統之

太和年姚說充使李茂正墨制義州主公寺碑魏晉  
秦年督護漢熾太守王寶貴此卽漢熾城矣又有白  
馬令某碑所在亦名白馬寺按圖經並不載恐後湮  
滅聊書記之

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賊用答楊二字自謂頗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楊休命豈有答楊者耶旁一人云答卽對也乃及時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无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三春花發唯樗樹二月鶯啼是老鴉晏相言作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肅召兩府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曾作叅政秉筆至淑妃爲王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峴州曰遺詔可改耶衆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謂而嘉王之直也

宋相與高餽同發天府解日月爲常賦象字韻之押狀者以落韻先剝放近百人投牒云某不落韻取卷視之狀下有可想二字然賦亦紕繆其如落韻剝放

舉人不伏高與甲不記姓名憂問或醉或睡伯庠更點檢詩只五韻急呼二人起視之二君歡欣舉子慙忤而已

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大雅舉子誼譁為御史吳中復所彈各罰金四斤文相作吏部員外郎四年始遷官首尾五年作奉曹司

尚書陳彭年姦諂時有九尾野狐之號晚節役用心神太過遂成健忘晁迴忽如奏對狀云晁迴獨不信天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勸金陵之行持疑未決遣訪上谷云直有熱血相潑爾後浸潤者以為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民安兵弭天意悅豫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為耻須訓兵積財以報東門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敬填服我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蒲卿云

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



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爲樞密使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作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祕丞云我只要料錢養家

上在東宮苦臃腫用赤小豆爲末傅之立愈

王氏談錄

太原王洙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蒞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祿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蓋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極爲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



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艸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事當自勉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譏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問嘗戲曰韓愈詩多用訓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人滅迹也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微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栢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一本作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

君謨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  
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二榜君謨  
書神藻殿二榜

爲文

公誨諸子屬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  
取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  
修身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  
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爲汝輩道

讀書記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疏之  
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  
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于汝南取  
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葬

公言昔觀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相符  
今之術累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金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蓋已久矣

爲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悽悴之詞慎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爲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愷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入且識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真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傅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吳遵

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撇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戀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緇公晏殊留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秘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艸隋書尤重謂之初藁每與正本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鉄鎬三權是其一也

秘閣易法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卽考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叙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游蜀于江濱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床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畧無所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公艸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後聞之極爲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邽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簪珪璧之珪者

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蓋延珪之本燕人奚初  
娃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  
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僞  
作者人亦多感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卽云歙州李  
廷珪墨歙旁州字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子字  
之足貫又與廷字之豎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  
相通者爲真公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常走人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旣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  
西王之子恂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  
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載及  
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源  
流可窺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中士大夫家墓  
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  
寫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  
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漢既成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碑額

最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囊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誌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教忠墳慶寺東都李氏閭燕堂  
水鷺堂連亭箴笏亭劉氏雲華堂

古器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鼎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公驗其文稱有周立玉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爲匱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置物壹爲梳形旁上連翠纒纒可插羽下有柄彫以蜻蜓蠅蚋絕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示京師市藥須當精別市中稿本多雜以威靈仙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為効稿本蓋柔細而芳香者是

自治之要

公謂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媚固自不生怨尤僥倖逾絕思慮以其染汚吾心戕賊天理皆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令朝廷之士與吾論事有不直謗毀甚多然吾皆不責固無報復蓋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為有給汝輩耶吾既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為之不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 注為一云作壹

一字已上謂之一 公自校杜甫詩有艸閣臨無地之

云一字謂之一作 句它本又為荒蕪之蕪既兩字之它日有人曰為無

字以爲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爲  
無義乎唐鄭顥自云夢爲詩十許韶有云石門霜露  
白玉殿蕪苔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戕成  
公嘗笑曰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顥以爲貞陵之祥而  
更復綴緝亦雖鄙之二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爲書院說書且將薦公而謂公  
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艸奏以叙君之美莫若相煩  
君自爲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今石太祝延  
年衆所愛重宜置某而薦石蔡公曰石固欲薦之亦  
當自令艸奏公徐曰得之矣遂命公艸石奏而石爲  
公艸奏初罷野城尉里中是時晏丞爲留守方修後  
圃而使諸曹椽賦馴鶴小池戶曹椽玉初邀同賦旣  
成并上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  
爲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守  
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旣去而宋公來其所以遇之  
尤加每公事退開羣閣邀公殆日以爲常相對但持  
書冊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果羅列左右間或相勸

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  
曰君試思之公曰以某句易某字如何曰更試思之  
或至再三遂用後宋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  
局無一日異于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諡撰著行狀象  
篆勒墓銘諸宋以服帶緡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  
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盡被  
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之厚  
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錢于飛侍  
讀爲留守其妻宋公女也聞錢公晏于郡齋曰是世  
者日與君父論書于此齋日吾家爲有羞尊酒以待  
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妻語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之與古樂所  
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黃鍾某聲  
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莞之某穴皆衝貫  
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者可一視  
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  
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艸也舊說為不食今人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如苜蓿橘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黃華者校之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既周

後按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

不務哉

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

為箴自警

公始為進士居里中與稽穎穎竇充締交各為箴以

自警

期待之深

公為舒城尉馬亮鎮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燕貌類

宋尚書

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人後入上

庠暇日謁邢侍讀易識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孫馮也  
孫奭馮元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  
顧言少卿云昔遊官蜀中至官有期駐丹江滸游憩  
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  
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不可視事弗  
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  
免歸丁深異之于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  
語公臨治頗用之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  
皆可大甌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  
逮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雌黃墨

公言雌黃為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為挺無  
油羹器中磨親以少藤黃尤佳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緹夕陽因思昔人似未  
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  
無所不周也

北虜風物

公言昔~~年~~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嘗  
見也又言虜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虜中有鐵  
脚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繕寫言語  
哀雅之稽似非寧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之語言字  
札質朴爲稱

亢父城

公言既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其地  
信然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繁露方言杜甫詩高適詩易緯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鵑行一篇云誰言養雛不

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  
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為解獻于闕下仍為人  
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肘後有  
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  
加減分為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  
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閱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羲之  
萬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  
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  
君謨亦以為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典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渤  
海君玄孫伯著之碑問公所謂公者非字文氏乎公

曰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貴  
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邯鄲李公叔  
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頗有間隙  
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辟以辱宣獻公知不敢  
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自古爲史者不免天菑或  
人禍子何爲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似  
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漓治結則以  
燈心木通似反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  
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画上画  
玄肅代三帝真云其先别子所出也其画亦當時之  
跡每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林鋪錦公言此卽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楊姓異同

楊修書云修家子云公言子雲自叙爲楊侯之裔自爲楊字恐與華陽之楊異

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乏于高遠顏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謠耳唯皎然特優

解經

公言學者解經或有改字就義者非先儒闕疑之旨徃徃自議取

起居注

公言穆天子傳左右史之書起居注始于漢世乃有遺法也故今崇文書日以穆傳首記注之列

黃白術

公言先中令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罨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爲然旣而請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

一指痕乃金瀝也其一如滿盛其瀝而復瀉去者其表則素潔如初遂留二物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接一士人稍親久忽謂公曰君苦無資乎求開通錢千餘當爲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難化也絕得開通曰銅精者皆可數日持銀十兩至視之錢周廓與字隱隱尚在謂公曰君并欲其法乎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卿法爾吾無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謂家資

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產籍沒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綵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二蘇草隸

二蘇皆工草隸而舜欽先得名人或咨云公二人優劣公曰才翁筆勢勁媚疑生長也

周官

公云學者多云疑周官初以吾考之殆作而未用之書也以近事比之唐世制六典著當時百官之目最

爲詳悉竟不能遵用

晏相觀書

公言晏丞相自云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護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速不廢忘

贈日本僧詩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玉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爲天台宰中令以書導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月到天朝鄉信日邊斷歸程海面遙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爲愛華風住扶桑夢自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勒至其字體婉美可愛楊文公在禁中識之亦嘗序其事

夢

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荆王薨皇帝受服予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王氏談錄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朱字  
手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蓋密信也獻者朱  
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遺之

曆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爲首既老昏有弟子賈憲朱  
吉著名憲今爲左班殿直吉隸太史憲運筭亦妙有  
書傳于世而吉駁憲棄去餘分于法未盡

贈狄國寅詩

耀州三寅人狄國寅自云仁傑之後身數通及

代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携以示  
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日  
喜見雲來一命頒朝祿連章薦楚材凡昇黃綬跌世  
代乃身媒國寅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爲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王魚蒙葬地者事  
見韋述兩京記云有言鐵馬汗常趨者昭陵陵馬  
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襟暇則  
玩閱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爲書須結體巧  
常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適媚乃爲佳也與蔡君謨在  
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所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  
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  
理公曰仲尼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不出是也  
自強

叔彝云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文章  
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亦各  
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益往  
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曾乃如此所爲富公亦常  
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易  
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之謂也

通經

叔彝常云士有曉熟世務兼能作文字者然後能通  
經史其常潛心于其間故也然則如今天下學者皆  
能經術然求所謂通經者其人少矣

修慎

韓謙父聞臺官吳中復等疏陳相執中所爲及家私事凡九條謙父乃曰此言必書之史傳施後世而不善之名安可掩哉士君子豈得不修慎哉

訪問

倪義父云某每因往街市或坐次逢河東河北陝西客旅等某必問其事意亦要知茶鹽礬之類及雜物有所更改增添條制之事又可以知省中所行事宜經權便與不便如何也

識明則經明

周伯堅云某于周易與先生之說有不同之處然則君子所患者識耳識明則經明而周流通變矣

不置侍婢

伯堅又云相愛者與家人言以其年高在遠方勸置一女子侍飲食湯藥圖其安逸某乃云自幼年力耕鑿孤貧讀書歷盡艱苦而執志期于粗有所樹立而今幸亦爲人所愛見此苟或如此是棄忘其初心也  
作文主之以誠

管允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在持身立事

自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中庸曰不誠無物誠之說于聖賢道可謂至大矣

政事

蔡監簿至夫在學云叔彝有書與叔父密學言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彝所聞者暗相合叔父甚喜之時君謨行京兆事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富相爲外甥云舅氏往年典郡某嘗于左右修學而舅氏每中夜或獨坐一靜書室中至二三更但仰靠椅子不知思慮天下何事也

好學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看文又喜學書字并草書

又

歐大又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間亦各有工課耳

廉慎

焦秀才云胡內翰于湖州時買物却于他郡致仍一

一供稅錢也

相人

歐大又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氣之小大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作官

又云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犁之具亦要知制作蓋臨政利民亦有使處又云作官須且坐而觀之久而後可發作官不在文章劉參政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勅刑統皆一一節目之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又云君子不以已所藏而推所受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說雖見于書易論語禮記某獨以爲不然蓋後之人好恠說耳豈有聖人以已有德而不獲天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



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并選中唐之名士衆則格試每作三五篇雜于其文字亦然

推誠待物

相業附

李兵部云唯人推誠待物不要城府而人自和平也某凡干職司十餘年前後應猜防人底文字並不發奏及其某奏此事乃先奏某亦依違某供折亦不

欲旁損其人也

又云嘗見龐相勸其如公孫弘令

脫粟飯布被伊不聽其言豈有六十五歲更造宅營

葺所活幾時其愚可知也已又云凡宰相多以已之

親戚遂隔朝廷仕宦者豈至公之道邪賈相則不然

雖唐詢爲事令作臺官每每言之

又云夫易之咸

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以一人之

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非誠哉非以虛受人而人可

化哉凡能虛受人則無城府無城府則無疑無疑則

誠矣又云今之居宰相百執之上不慮人之窺伺

而不錯作事天下人之聰明豈可掩哉 又云凡在  
中書者自平生讀書學聖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反不  
用之其本為利祿所迫而聰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  
之大臣但家中為歡樂豈有思天下憂患 家之  
安危生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

大臣欲知典故附

張中行云夫賢者難能受屈辱蓋以其有所負而期  
于後世也夫譽者人易受而毀者所不能堪然而能  
堪受人之毀而不動者亦唯賢者能之夫平居無事  
之時人皆能言可以守道死而不變及有罹患難而  
當鼎鑊之誅而獨能不易其操者乃為難耳 又云  
大臣者欲知國家故事如魏相者則可以為宰相而  
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某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  
一二篇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又曰文字既  
馳騁亦要簡重

經史

王氏談錄

二十七

焦秀才云欲作文字與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其源  
可也長源與知仲書曰知日講史記及孟子甚善甚  
善蓋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事不可一日  
廢而須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也

附編錄觀覽書目

集思慮聞見可記事 寫三朝寶錄 尋諸司事例  
文字 抄記本朝名臣所施爲事節 尋求河北河  
東陝西東西川廣古今戰鬪行師方畧 編錄河北  
至廣南六處極邊山川地圖 編錄古今凡興利公

私事

求錄古今治水方略地圖等尋訪應譜系

字 編錄三司錢穀文字究問國家每年二歲科數  
與一年京師官吏三軍諸軍請受并內外諸雜支用  
多少科有蓄積豐乏之數 訪問兵籍禁軍廂年內  
外實增減數多少萬數 編錄應律令刑統交書  
訪問內外養馬數多少并 編錄古今養馬買馬法  
編錄水陸舟車轉運方畧 編錄兵家文字 編  
錄應械形制法度 編錄四方今有遺利于民事  
編錄歷代帝王所尚有益于國家事 編錄應今朝

名臣為政畧事 尋訪 樂文字 編錄歷代至唐

五代國朝以來貨殖所營為事 編錄國朝諸將臨

敵制置方畧事 編錄國朝宰相所施為事 編錄

自來行文書中利害事節 編錄諸官所藏家書目

錄 編錄諸在官所為方畧 宰相三司 御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羣牧司 樞密諫官

大理寺 流內銓 審刑院 安撫 益州北使審

官院 緣邊 轉運 提刑 臺閣故事 觀三朝

寶錄 其二百八十卷內太祖五十卷太宗八十卷真  
宗一百五十卷孫奭宋綬陳堯佐等同修撰

觀三朝聖政畧 十四卷 三朝聖政錄 石介三朝寶錄 三十卷

曾 三朝寶錄 十卷 呂夷簡 國朝會要 一百五十卷 慶曆  
曆二年張得朝 太宗

故事 二十卷 富弼 觀文鑒古圖 慶曆四年 三朝訓鑒圖 十卷 皇

皇祐方域圖 五十卷 王洙禹錫 兩朝寶訓 三十卷 熙豐聖訓

二十卷 林虞 仁宗政要 四十卷 張唐 邇英延英二閣記注 三卷 賈昌

朝 寶文天人祥異書 十卷 三十一 聖政記 一百五十卷 政

錄節要 十一卷 聖範 一卷 英祖記略 一卷 正統 十卷 神武秘

略 十卷 仁宗 太常因革禮 三百卷 姚闢韓洵 鹵簿圖記 十卷

宋 紀年通譜 十卷 文彥博 州縣祭社稷儀 一卷 祥閣  
綬 朱庠高若納

王氏炎錄

門儀制 六卷 梁顯 元豐郊廟奉祀禮文 三十四卷 編年通載 十卷

張衡 朝制要覽備對 六卷 畢仲衍 開寶通禮義 一百卷 盧多遜 禮書

一百五十卷 陳用之 樂書 陳晉之 大樂圖 一卷 宋郊 謚法 蘓洵 先天記

降聖記 封禪記 五十二卷 大中祥符 祀汾陰記 五十三卷 迎奉聖

像記 續通典 一百卷 宋白 唐會要 一百卷 王浦 五代會要 三十卷

卷王 冊府元龜 一千卷 王欽若 太平廣記 五百卷 李時等 總類 一千卷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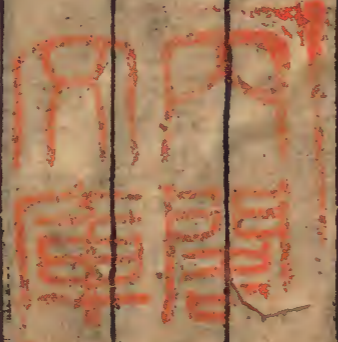
等 前史精要 丁度

究觀此篇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為其志亦可知也

大抵前輩仕進便作官業自斯遠大非若後世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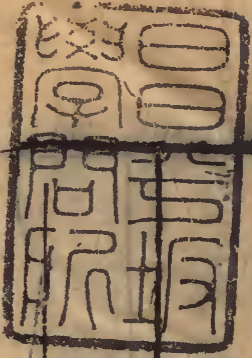
碌荀科第以盜榮竊寵者惜哉不及見聖人矣太

原王洙敬錄于家塾



王氏溪錄

三一



文政辛巳

